



我居住的小区里栽种了不少果树,其中有一株是枣树。枣树原产中国,主要生长在北方黄河流域。江南一带,枣树并不多见。我倒是经常观察这株枣树。小满、芒种节气期间,枣树开花了,花朵细小,呈现黄绿色,与树叶的颜色很是相近,香气也难以察觉。枣花在枝头成簇成列,颇让人遐想红杏挂满枝头的景象。不过,开花时节的枣树,终究是朴实无华且低调的。

中国的古典诗词并没有因为它的“低调”而轻慢了枣树和枣花。古老的《诗经》里,就有关于它的记载。《国风·邶风》中有一篇《凯风》:

凯风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劳。

凯风自南,吹彼棘薪。母氏圣善,我无令人。

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劳苦。

睨睨黄鸟,载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母心。

凯风,就是初夏和煦的南风。棘心,就是酸枣树的花。和暖的风吹来,吹拂着酸枣树的嫩芽;酸枣树发芽了,酸枣树开出黄绿色小花,酸枣树长出一些酸枣果实。这个过程,就像母亲辛苦抚育子女,孩子们一个个茁壮成长。这种联想,是《诗经》中常见的“比兴”。

酸枣,跟大枣是同一类植物的不同品种。在中国古文字中,酸枣叫做“棘”,这是象形字,说明它的果实是“并联”生长的;大枣则叫做“棗”,说明它的果实是“串联”生长的。

“母氏圣善,我无令人。”母亲是天地间最伟大、最善良的人,我却做不到最好,能用什么来报答我们的母亲呢?“有子七人,莫慰母心。”母亲把我们兄弟姐妹养育成人,却没有一个人能够安慰她的劳苦和心灵。但是,母亲从来不会抱怨,从来不会索取,母爱永远是单方向、无条件的付出。

初夏,万物繁盛。此时,巢里的小黄雀叽叽喳喳叫个不停,等着母鸟觅食归来,纷纷张大嫩黄的嘴巴;小猫眯围在母猫的胸前吮吸乳汁,吃饱了追逐打闹,母猫咪眯缝着眼,一动不动。

诗三百,思无邪。“凯风自南,吹彼棘心。”这是一首献给母亲的诗,传递着最古老的敬爱。母亲的关爱,就像这温润的凯风;孩子的心灵,就像这朴实无华的酸枣花儿。

同样在初夏时节,唐朝诗人李颀写过一篇《送陈章甫》,起头两句是:“四月南风大麦黄,枣花未落桐叶长。”大麦黄了,枣花未落,梧桐的枝叶繁茂。两句诗里,提到了三种植物,有一种风景画的感觉。我想,李颀创作这首诗,应该是受到了《凯风》的启发。

北宋时期,年轻的苏轼在徐州为官,初夏时节行走进乡野、微服私访,写作了一组《浣溪沙》。其中一首写道:簌簌衣中落枣花,村南村北响缫车,牛衣古柳卖黄瓜。酒困路长惟欲睡,日高人渴漫思茶,敲门试问野人家。

枣花掩映下的乡村,人们煮茧缫丝、采摘蔬果,民风淳朴,安静祥和。苏轼的心,留在了“野人”之家。

从农历四月到八月,再过小半年的光景,低调朴实的枣花簇簇就将变成高调张扬的果实累累。杜甫在《百忧集行》中回忆少年时光:“忆年十五心尚孩,健如黄犊走复来。庭前八月梨枣熟,一日上树能千回。”

还记得那些阳光灿烂的日子吗?就像老电影在回放。秋日光景中,一个十四五岁的少年向我们跑来。他浑身都是使不完的劲儿,结实得像一头健壮的小黄牛。因为馋嘴枝头的梨枣,“一日上树能千回”。看到这里,我们都笑了:原来,杜甫小时候跟我们也一样啊!

1922年8月底的一个酷暑艳阳天里,在上海莫利爱路29号一幢西式小洋房的会客厅中,孙中山与李汉俊正促膝长谈,就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等问题进行了会晤。他们宏观开阔的视野、兼容并包的精神,为两党走向合作奠定了最重要和坚实的基础。

孙中山与中国共产党早期代表人在寓所会面,最早是中共“一大”代表、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李汉俊。据考证,1919年—1920年间,李汉俊曾到寓所拜访孙中山。英国档案显示,他是孙中山寓所的“常客”,孙中山是他“最重要的朋友”。1919年9月,李汉俊陪同孙中山的日本友人宫崎滔天的长子宫崎龙介到孙中山寓所拜访孙中山。李汉俊询问了孙中山关于中国革命问题以及南北和平问题的看法。在中共“一大”会议上,李汉俊表达了自己对孙中山革命运动的支持。

孙中山与苏俄共产国际代表人最早的会谈,要追溯到1920年。早在1920年11月,被派往中国了解情况的共产

2020年7月16日凌晨12分,周退密老驾鹤西去。当日笔者早餐时闲之于微信朋友圈,未敢遽信,驰禀于徐圆圆老师,圆圆老师发来其与周师母的微信截图,方得证实。顿感月来天哭,于今为甚,乃无心进食,弃之而去。

梅雨季初,圆圆老师闻退老有恙,然足疾不利于行,又因我工作所在离退老不远,命往探望,笔者与周师母电话联系,师母正急于抓药无人,遂嘱我就便寻购。送达之时退老适才安睡,曲肱而枕,睡姿极似弘一法师,师母说退老近来每每这样入睡,未敢惊动。

当时想一定是因季节关系,气压较低,退老毕竟已百又七岁,心脏不胜其荷,俟梅雨季过去当会好转,未承想天不遂人愿,退老终于没有走出庚子雨季。

退老原名昌枢,字季衡,号退密,亦号石窗,圆圆老师曾有“捧读花笺句,诗书仰石窗”句,即奉和退老之作也。晚年定居沪上,颜其室名安亭草园,室名得来俱是写实,一则地处安亭路,二则平生喜吟草,三则所居在二楼。笔者数年前曾为退老治“安乐亭侯”印,退老颇喜之,时常把玩,未离案头。退老并发现了此



古代美人与腊梅

拓片 李瑾

绘画 宋成德

印的三种读法,回环往复,可以读作安乐亭侯、安亭侯乐、安亭侯,此实笔者有意而为,然未知会退老,退老自己体味得来,心下畅然。退老爱此三意俱佳,爱屋及印,故把玩不已。笔者后又仿赵次闲作“乐琴书以消忧”印呈退老作新玩具,退老亦喜之

捧读花笺句,诗书仰石窗

徐兵

如前印。

圆圆老师每年中秋、春节前必往安亭路,笔者随同,每去必先约时,每至退老必已安坐南窗藤椅,窗外绿意盎然,窗内满室春风。退老见我们到了,先和圆圆老师打招呼“圆圆,你来了”,对我则称“徐先生”,周师母说退老平时健忘,刚说过的事很快会忘记,但圆圆老师来,他从未记错,连带笔者也一并能报出名来。退老不留须发,估计是方便个人卫生,然神情安详,精蕴内涵,未闻其声,儒雅之风已扑面而来。

退老与圆圆老师都是上海文史馆馆员,同时也是忘年的诗书之交,据笔者看来,两人相见聊得更多的是诗,圆圆老师每出

近作便呈请退老过目,退老则摇头晃脑地吟咏,或赞或评,言必有中,海上诗翁,名下无虚。因考虑退老身体状况,圆圆老师亦不多坐,如此则意犹未尽,每每再想前往。

退老1914年生于浙江鄞县,6岁入学,高小毕业适遇北伐胜

利,因政府更易省校无法开学,不得已入私塾清芬馆,师从黄次会先生。黄先生乃名儒,退老天赋颖异,兼得名师真传,后于传统文人雅嗜皆有造诣,根基当在于此。鄞县周家,不仅是当地名门,也是沪上望族,以经营房地产著称,然退老先考周慎甫先生无意经营,乐在一册在手,而义务行医,退老承家风,遂拜沪上名医陈君诒先生为师,边读医书边侍诊,一年半后已能独立为人治病,退老于其自传中对此亦颇为自诩,笔者以为,如无意者,退老大概率将成为当世名医。退老后来在大哥的鼓励下重新开始接受现代教育,1940年毕业于上海震旦大学法学院法律系,并取得律

师执业执照。退老自言其取得律师执照后,马上就花60银元加入了复兴中路黄陂南路路口的上海律师公会。孤岛时期,退老退出律师界以避开汪伪政府,去了中法私立法学院担任法学教授。1948年秋,退老离开法学院,先后在大同大学、哈尔滨外国语学院、上海外国语学院任教,1972年起参与编撰《法汉辞典》,1979年《法汉辞典》出版,填补了我国无法文工具书的空白。退老另著有《周退密诗文集》《周退密书法集》《墨池新咏》《退密楼诗词》《安亭草阁词》《周退密先生题签集》等。



周退老德高望重,为海上耆宿。其于诗词、书法、文史掌故、艺术鉴赏等皆有造诣,享誉海内外。并能岐黄之术,擅法文,为执业律师,可谓真正的学贯中西并集大成者,当世难得一见,1988年起受聘为上海文史馆馆员。笔者以为,如陈寅恪有“教授中的教授”美誉一般,退老也堪称为“馆员中的馆员”。

诗翁仙去,笔者已目见挽诗无数,徐圆圆老师当天发来的是“退自犹思启后学,密其所守识前贤”。歌以当哭,退老千古。

人人都说江南好,江南是我故乡,她的好,我以为只有以诗才能描述得尽。这诗,似乎还只有旧体诗才可尽意,如用白话文、现代文,即使是散文大家,新诗高手,恐怕也难得江南之美的精华,再怎么用心,也写不过古人。我写散文颇多,但写景的很少,写江南的更绝无仅有。不是不能写或不写,是如同乡情更怯一样,因为江南太美,美得无词可描;因为江南太大,大得无句形容。自己才力有限,底气不足,怕玷污了她,竟不敢动笔!

像美人一样,千娇百媚,回眸一笑,令人消魂。江南便是如此,她的明媚、精致,她的恬静、内秀……作为江南女子,深得其味,也深受其染,有时也悄悄地感到自豪。其实江南很大,怎么能都算是我故乡!

缠绵的雨

月丽

银蛭香……那都是故乡特有的味道,是我从小就熟悉的景致,在梦里都觉得舒心!

江南特有的梅雨季节,天时阴时晴,乍暖还寒,一日多变,就像孩子一样令人啼笑皆非,又觉童趣盎然,真正别具一格!就像今天,从早到晚,大雨倾盆,街上积水,人们惊叹天漏了!我原定计划泡了汤,约好的朋友无法来,该做的事只好放弃。我被大水所阻又没带伞,坐在豫园湖心亭的茶室,望着满眼的雨发呆。百无聊赖的我,心痛时间被无端废去,本有一肚子气,忽然想到美人都不好伺候,她发起脾气来,柳眉倒竖作狮吼,肯定更令

语丝

一言

人生没有彩排,逝去的不会回来。眉毛上的汗水,眉毛下的泪水,我们总得挑一个。

国际使者维经斯基,经李大钊建议,就曾到上海莫利爱路29号拜访过孙中山。维经斯基是孙中山联共政策形成过程中的一位重要人物,他是共产国际较早派遣到中国的使者,也是第一位与孙中山会谈的共产国际使者。

1922年7月,共产国际决定要在中

赴上海会晤孙中山。孙中山在莫利爱路寓所客厅会晤李大钊等人,他们“畅谈不倦,几乎忘食”。

后来,宋庆龄回忆那时的情景,深深记得“孙中山特别钦佩和尊敬李大钊”,认为他是“真正的革命同志”,能够依靠他“明确的思想和无畏的勇气”。李

山亲自主盟,介绍李大钊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国民党,成为中共党员中第一个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人。

1924年1月20日,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东高等师范学校礼堂开幕。李大钊被孙中山指定为大会主席团5名成员之一,担任宣言审查等委员,并推动《孙文越飞宣言》顺利发表。国民党正式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国共两党最终实现了合作。

孙中山与李汉俊、维经斯基、李大钊的会谈,建立了国共双方的信任和理解,对之后的国共合作具有重要意义。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实现,有力地推动了中国革命的蓬勃发展,推进了中国民主革命的进程。

十日谈

“城市记忆”系列之 孙中山在上海

责编:徐婉青

明天请看《一次记者招待会:重申(北上宣言)》。

一次会谈:奠定合作基础

俞剑英

李大钊见孙中山认同苏俄的社会主义,便将正在中国联络的苏俄代表越飞也介绍给了孙中山。

9月的一天,李大钊又来到孙中山的寓所,两人谈兴甚高,围绕孙中山的《建国方略》一说就是几个小时。孙中山当即提出,希望李大钊能够加入国民党。李大钊表示,自己已经是第三国际的党员了。孙中山非常诚恳地说,“这不要紧,你尽管一面做第三国际的党员,一面加入本党帮助我。”于是由中

国实行支持孙中山和促成国共合作的建议。同年7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二大”,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8月上旬,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指示驻中国代表,加强同国民党的联络。是月下旬,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召开了中共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别会议,会议决定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此后,中共代表李大钊与孙中山的联系便多了起来。8月底,李大钊根据中共中央决定精神,与林伯渠一道

人爱怜!抱得美人归本应付出代价。作为江南人,得天地之灵气应比别处多,女子似比别处美,得了那么多好处,不谢上苍让自己成了江南人,还敢抱怨怨水多水大?江南本多水,如无水,女人哪会这么滋润?还没来得及叹息,在心里为老天爷讲情还没成句,却雨过天晴了,热辣辣的太阳当空照,行人涉水各奔东西。我拿起电话催朋友:“天晴了,还不快来。”话没说完,又是一场雨,一改刚才的豪气冲天,变成淅淅沥沥的细雨,哼着小调,粘着人的脚跟,不离不弃。残雨收还滴,低云去复留。我又打电话:“雨下个不停,别来了!”朋友说:“积水退了,我可出门了。下雨正好做诗,与你‘试问闲愁多几许’,赏雨景,饮红酒,赛诗词,如何?”

正说着,见一老妇蹒跚而来,未带伞的她,衣衫已湿了半边。有什么急事?不顾天雨路滑外出,还不知躲雨!心里为她暗暗担心。忽见,一个女孩把伞遮在了她左边,又一个青年把伞撑在了她右面,老妇似浑然不觉。三人没交流,只是并肩向前行,陌生人的举手之劳,为老妇撑起了温暖的一片天!这一幕,看得心里柔出水来。

到此,怨气没了。望着阴沉沉的天,赞叹白天的雨,力大无穷,下得真透,涤尽天下无情;又觉得黄昏的雨,缠绵绵绵,真是多少楼台亦诗意。家乡的河,江南的河,会更加明亮清澈了吧?

江南的雨,或轻声细语,或周身沸腾,或静默忧伤,都为我的故乡谱写着绮丽的情歌。一方水土滋养一方人,江南女子如此妩媚秀丽,定是因为江南的雨,江南的水。时时浸润在清亮亮的水中,这身子、这颗心,这脾气怎能不香糯甜软!女人变成读不尽的诗,怎会不美得令人缱绻!